安康日报

绝壁千仞凿通途

陈耀武

站在镇坪的山梁上远眺，一条条公路如刻痕般蜿蜒向前，85岁的崔焕章常常觉得，那些路像是从自己掌纹里长出来的。60年多前，当他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绝不会想到，自己的人生将与这里的山水长久地融汇在一起。

一

故事的起点要追溯到1964年。那一年，刚从陕西省交通学校公路与桥梁专业毕业的崔焕章，被分配到安康地区工交局工作。彼时，平利至镇坪的公路刚开始建设，技术力量极度匮乏，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几乎来不及适应，便被派往平镇施工处二大队，负责施工放线、技术指导和质量验收工作。

镇坪，大巴山腹地的一片秘境，遍布高山峡谷、悬崖峭壁。绵延横亘的大山将这里与外界隔绝开来，百姓出行只能依靠双脚，在崎岖的山道上攀爬往返。要修建的这条公路从曾家到县城，全长57公里，几乎每一步都要与岩石较劲，与陡坡对峙。

桥梁工程是整条线路上的硬骨头。施工处决定成立桥梁工程队时，崔焕章被抽去担任技术员。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没有经验，也无人指导，面前只有苍茫的大山和湍急的涧水。他把所有的资料翻了一遍又一遍，在实践中摸索答案，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可能成为桥基的河岸。

修建深沟子桥的那段日子，工地上搭的是简易工棚，给他住的是苞谷秆围成的小屋，仅容一床一桌。白天光线昏暗无法办公，他就在苞谷秆上挖个洞透光。山风无遮无拦地灌进来，夜里苞谷叶被吹得哗哗作响，他常常睁着眼睛躺到天亮。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暗暗立誓：一定要让这片土地变个模样。平镇公路上，他参与修建了五座桥梁，其中深沟子、白家、新华三座均为单跨30米的石拱桥——这样的跨度，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已属不易。凭借过硬的技术和敢啃硬骨头的作风，他所在的二大队屡获嘉奖，成为施工处的一面旗帜。

二

1967年，公路终于修到了镇坪县城石砦河。施工处解散了，但崔焕章与这片山水的缘分并未终结。他被分配到镇坪县工交局，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筑路事业。

那时的镇坪，全县十三个公社，只有茅坪、曾家等六个公社通了车，洪阳、上竹、双河等七个公社依然困守深山，与外界隔绝。后来，县里终于下定决心，要让所有公社都通上公路。公路指挥部应运而生，崔焕章担任工程组组长。

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难题是测量。没有专业队伍，他建议从当地抽调十几名有文化的青年，进行短期培训，掌握基本测量技能。而选线、操作仪器、计算、绘图这些技术含量最高的活儿，则由他自己一肩挑起。仪器不够，他就动手制作代用品；没有机动车，考虑到山区百姓全靠人背肩挑的生产方式，他反复比较、精心测算，最终将最大纵坡控制在5%以内，为的就是让路更平缓些，让乡亲们走得更轻松些。

测量的辛苦，旁人难以想象。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在密不透风的山林里披荆斩棘，往返数次才能打开一条视线通廊。一天下来，从住所到工地要走上十几里山路。入夜后，别人歇下了，他还要点灯熬夜，计算数据、设计图纸、规划路线，睡觉往往都在后半夜。

施工的危险更是如影随形。路线经过之处多为石方地段，遇到悬崖绝壁，工人们只能腰系绳索凌空作业。需要爆破的地方，崔焕章要精确判断竖井位置、开凿深度、横向长度，验收合格后再根据临空面计算装药量，划定安全范围。有一次在钟宝至大河段施工，工人们装好炸药后，他撤到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里躲避。炮声震天，碎石如雨，等硝烟散去，他从洞里爬出来时，浑身落满了泥土，整个人被震得半天回不过神来，是工友们赶过来，把他从山洞里扶下来的。

三

比山川更艰险的，是命运在心头刻下的沟壑。

1972年，曙河桥施工进入最关键的合龙阶段。恰在此时，家中发来电报：母亲病重住院。崔焕章拿着那张薄薄的电报，手在发抖。六月，山区随时可能暴发山洪，如果拱架被冲毁，前功尽弃不说，损失将不可估量。思前想后，他咬着牙留了下来。等合龙完成，他昼夜兼程赶回家中，母亲却已经入土安葬。作为家中长子，没能见母亲最后一面，这成了他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每每想起，便心如刀绞。

另一次，修建猫子庙桥时，爱人又因病住进了医院，两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看。工地还在等着他去测量、验收。他把孩子带到工地，托付给别人看管，自己一头扎进工地，直到桥梁合龙才带着孩子返回县城。那些年，他把全部的身心都交给了路和桥，把愧疚深埋在心底。

然而，镇坪百姓的质朴善良，又常常将他从自责的泥沼中拉起。修路拆迁时，沿线群众不提任何条件，只是摆摆手说："修路是大事，这算么里。"大会战时，男女老少背着干粮，早出晚归，不计报酬，从不叫苦。那些黝黑的面庞、粗糙的双手、憨厚的笑容，像一簇簇火苗，温暖着他漂泊的岁月，也在他心里刻下了最深的牵挂。

四

所有的付出，在1976年迎来了回响。这一年，全省社社通公路现场会在镇坪召开。省上领导实地察看完全县公路后，感慨道："一山未完一山迎，百里没有一里平，看山不走山，走路如平川。镇坪地域面积大，山大人稀，做到社社通公路极不容易。我想，全省各县也应该做到。"

这番话，是对镇坪的肯定，更是对崔焕章多年心血的最好褒奖。同年夏天，安康地区工交局准备调他回去另有重用，但他已经对这片土地产生了难以割舍的眷恋。他选择留下来，继续和镇坪的山山水水并肩"战斗"。

这份眷恋，很快化作了新的动力。镇坪县城建设时，南江河将主城区与县医院分隔两岸，十几米高的陡坡之下，百姓只能靠渡船往来，遇上雨天泥泞难行，就医极为不便。其实早在1965年，县里就曾派人来商谈修桥之事，但崔焕章反复踏勘后认为地形受限，无法修建人行吊桥，建议采用梁桥或拱桥方案。直到1976年下半年，他终于受命设计并组织实施。本着就地取材、节约资金的原则，他利用南江河的砂石，设计了一座单跨70米、拱度1/6的空腹式石拱桥。

1977年5月，合龙施工的那几天几夜，崔焕章和县领导一直守在工地上。他最为忧心的是桥和人的安全——资金有限，拱架无法按规范使用规格木料，只能用杂木代替，以爬钉固定。为保险起见，他一面紧盯着桥上砌筑的程序和质量，每小时测量一次拱架变化，一面又跑到桥下检查拱架的牢固程度。没有扩音设备，他只能举着铁皮卷的喇叭大声呼喊。几天几夜下来，嗓子肿了，喉咙哑了，直到大桥安全合龙的那一刻，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了下来。1977年10月，大桥正式通车，困扰群众多年的就医难问题，自此成为历史。后来，他将这段经历写成《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建大桥》一文，发表在1980年的全国公路杂志上。

此后数年间，他又为生产队群众设计建成了七座钢索吊桥，分布在洪阳、白家、上竹、洪石、复兴等地。一座座桥梁飞架南北，将曾经被河流割裂的村落连接起来，也将崔焕章的心与镇坪这片土地越拉越近。

五

1981年，新的挑战再次降临。镇坪与四川巫溪县协商，决定修建瓦子坪至巫溪的公路，两县以鸡心岭为界各自组织测设和施工。崔焕章带队负责陕西境内路段的测量设计。鸡心岭沿线坡陡弯急，悬崖峭壁，深沟密林，险象环生。从瓦子坪到鸡心岭，大部分为石方路段，其中有一段被当地人称作"一线天"，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方圆十余里无人居住，他们自备干粮，搭灶捡柴，埋锅做饭；荆棘划破了手臂，岩石磨穿了鞋底，也无暇顾及。

1982年8月，川陕公路正式动工，崔焕章担任总指挥。他带领技术人员一次次深入深山茂林勘测线路，制订方案。

1984年7月，川陕公路尚未完全竣工，一纸调令将崔焕章召回了故乡渭南。他带着对镇坪山水的无限眷恋离开了，此后在渭南工作的岁月里，他被评为省专家库专家、渭南地区工程系列高级职称评委，荣誉加身，但他心中最惦记的，始终是秦巴山间那些蜿蜒的路、凌空的桥和质朴的人。

回首这一生，他满怀感慨地说："在镇坪公路建设中，没有党的领导决策，没有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没有交通人团结一心、攻坚克难、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要实现全省山区县第一个社社通公路是不可能的。路桥修通了，方便了群众，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增加了财政和农民收入——这是我无悔的选择。"

山在，路就在。路在，故事就永远流传。

茶乡"抹"新绿

甘占福

抹茶产品

我在午后的光影里打开那一小罐平利抹茶。揭开封口，一股香气袅袅升起，不是寻常绿茶那种清扬的香，是更深沉、更幽微的，像清晨走过竹林时衣袂沾到的气息。翠绿色的粉末细得让人不敢大声呼吸，我用茶匙挑了半匙入盏，沸水注入，茶粉在水面上浮了一瞬，便渐渐沉入水中，化成一汪碧莹莹的春色。茶筅在盏中轻轻搅动，翠色便晕开了，沫饽细腻如雪，清清浅浅地浮着。

我不由想起《茶经》里的句子："碧粉缥尘，非末也。"陆羽说的"末"，是唐代的蒸青团茶经过炙烤、碾碎、罗筛之后的细末，和眼前这抹茶原是远亲。千年前的文人雅士，该也是这样在午后点一盏茶，看碧粉在水中沉浮。只是他们喝的是团茶，我喝的是平利的茶——隔着秦岭，隔着巴山，隔着千年的光阴，茶香却是一样的。

平利在陕南，在巴山北麓，在云雾常驻的地方。这里的山不高，却秀，茶树一垄一垄地铺开，像谁把绿绸子晾在了山坡上。雾从沟涧里漫出来，裹着茶园，茶叶便在雾气中悄悄抽芽。我总觉着那雾是甜的、是绿的，能润到人心里去。平利的茶吸足了这样的雾，芽头肥壮，叶片厚实，指尖掐过，留下一汪盈盈的绿意。

抹茶与绿茶，本是同根生，却走向了不同的命运。炒青绿茶在杯中舒展成叶，我们看它的形状，闻它的香气，品它的滋味——茶是茶，人是人，隔着一层清透的汤色彼此观望。抹茶却不同，它把整片叶子都交付出来，与水全然相融，不分彼此。喝绿茶是品味，喝抹茶是接纳，接纳一整片叶子的魂魄，连筋骨都不剩。宋代诗人释德洪在饮茶诗中写道："金鼎浪翻螃蟹眼，玉瓯绞刷鹧鸪斑。"说的正是点茶时茶汤翻滚、沫饽细腻的景象。宋人斗茶，比的正是这沫饽的色泽与持久，那是中国茶史上最风雅的篇章。后来撮泡法兴起，散茶取代了末茶，那一盏碧莹莹的点茶，便渐渐从日常中隐去了，只在典籍里留下一个清寂的背影。

我不禁想起作家林清玄写过的："茶，是为了友谊而存在世间的；最好的茶，则是为了知味的人存在世间。"平利如今有了自动化生产线，有了富硒抹茶粉，有了抹茶复合食品、饮品、保健品，碾抹茶产业正在成为当地茶产业链延伸的关键一环。茶山成了景区，茶园成了公园，城里人涌去看茶、采茶、制茶，在茶山上拍照、品茗、游玩。产业兴了，茶农富了，这是好事。只是我私心以为，抹茶的骨子里，终究是宋人的风雅，是一圈一圈转出来的慢时光，是"碧粉缥尘"里那一份不急不躁的心境。

茶凉了一些，我又续了水。第二盏的沫饽薄了，茶味却更醇，细品之下，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甘甜，像是山泉水在舌尖打了个转。这便是平利茶的性情了，不张扬，不霸道，清清淡淡地来，却久久不散。

市群艺馆开展跨区域文化交流

本报讯（通讯员 **何万鑫**）近日，市群众艺术馆受山东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正式邀请，选派业务骨干陈俊波赴山东济南，担任2026年山东省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活动组织策划培训班特邀授课教师。

该培训班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山东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承办，于5月20日至22日举行，是该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基层文艺干部业务能力的重点培训项目，参训学员覆盖山东省各县市区一线群众文化工作者。

此次跨省受邀授课，是山东省文旅主管部门与专业院校对我市群众艺术馆深耕公共文化服务一线、扎实推进群众文化工作成果的充分认可，也是该馆专业人才走出去交流、扩大安康群众文化品牌影响力的重要契机。

近年来，市群众艺术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在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组织、基层文艺队伍建设、文化惠民项目打造、非遗传承保护等方面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打造了一批群众喜爱的本土文化品牌，培养了一批业务过硬的专业骨干，为全市群众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市群艺馆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跨区域交流为契机，一方面将安康经验分享给更多同行，另一方面积极学习借鉴山东省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等方面的先进理念与优秀案例，持续提升服务能力与水平，努力让安康群众享受到更优质、更对味的公共文化服务，推动区域群众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三朝国丈的辉煌与陨落

陈国伟 胡秀斌

大统六年（公元540年），对于独孤信而言，是人生中极具讽刺意味的一年。

这一年，他刚刚在陇右站稳脚跟。朝廷任命他为大都督、秦州刺史。秦州（今甘肃天水）是西魏的西部屏障，羌胡杂居，局势动荡。独孤信到了那里，没有厉行严刑峻法，而是"示以礼教"，恩威并施。仅仅几年，他便在这个民风彪悍的边区"信著遐迩"，不仅稳定了局势，还劝课农桑，让百姓安居乐业。他的声望，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连宇文泰都要对他忌惮三分。

随着官职的升迁，他的印绶也越来越多——大司马、大宗伯、柱国大将军。这些金贵的官印，若是分开携带，稍有不慎便会遗落。于是，在那个崇尚实用的年代，独孤信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他命工匠将这十四枚官印和私印合铸为一枚多面体的煤精印。这枚印，26面，18面镌刻印文，集"大司马印""大都督印""刺史之印""臣信上疏"于一身。它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独孤信那颗既要应付朝堂礼仪、又要兼顾军务急切之心的写照。

独孤信有七个女儿，在那个讲究门阀联姻的时代，他把女儿们变成了维系关陇集团最牢固的纽带。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他的长女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这是一场政治联姻，意在巩固独孤家族与皇室的关系。与此同时，他的第四女嫁给了同为八柱国的李虎之子李昞。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将最小的女儿独孤伽罗，许配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当时的杨坚不过是个12岁的小男孩，沉默寡言，在众多勋贵子弟中毫不起眼。很多人不解，为何独孤信要将掌上明珠下嫁给他。但独孤信看中的是杨坚的沉稳与潜质，这是一种赌徒般的直觉。

这三桩婚事，让他成了北周、隋、唐三代皇室的岳父。他活着的时候，是西魏的柱石；他死后，他的血脉在三个大一统王朝的龙椅上延续。

但这一切，在他生前却成了催命的符咒。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宇文泰病逝。临终前，他将权力移交给了侄子宇文护。宇文护是个狠角色，他要的不是辅政，而是集权。他首先要清除的，就是那些和他平起平坐的"柱国"们。

大司马赵贵首先忍不住了，他密谋诛杀宇文护，打算拉独孤信入伙。独孤信深知宇文护的手段，也深知赵贵成不了大事，他犹豫了，最终选择了拒绝。赵贵因此事被杀，宇文护将目光投向了独孤信。

独孤信威望太高，宇文护不敢公开处决他，那样会激起关陇集团的反抗。公元557年的春天，长安城里的柳絮飘飞如雪。独孤信坐在府中，看着手中的那枚煤精印。印面上的"大司马印"四个字，在烛光下显得格外刺眼。他明白，这枚代表他一生荣耀的印信，如今已成了他的枷锁。

门外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宇文护的使者来了，带来了一杯毒酒。

独孤信没有反抗。他一生戎马，见惯了生死，但他没想到会死在自己人手里。他看着那杯酒，心中涌起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深深的悲哀。他苦心经营的家族联姻，本是为了自保，如今却成了加速灭亡的导火索。

他缓缓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冠。即便是在赴死的这一刻，他依然要保持那个"侧帽风流"独孤信的形象。他接过酒杯，一饮而尽。毒药发作很快，独孤信倒在了地上。

他不知道这枚印最终会流向何方，也不知道他的子孙能否幸免于难。他只知道，这杯酒喝下去，那个属于独孤信的辉煌时代便彻底结束了。直到1400多年后，一个少年将它从泥沙中拾起，再次唤醒这段历史记忆。

鲜果飘香迎客来

通讯员 苏鹏 李丽

村民采收油桃 胡兴建 摄

初夏时节，硕果满枝、果香沁人。近年来，岚皋县城关镇茅坪村持续深化"千万工程"岚皋实践，立足近郊旅游村区位优势，以特色鲜果种植为基础，以休闲采摘为纽带，大力发展农旅融合产业，培育乡村采摘、田园休闲等新业态，推动农业产业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双向增效，让乡村发展更具活力。

连日来，茅坪村果园里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村民张正友的黄金油桃种植园正式开园采摘。一树树油桃缀满枝头，红里透黄、圆润饱满，掩映在翠绿枝叶间，压弯了枝条。工人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

"今天油桃开园，我特意赶早来买几斤，明天带到广东去，给那边的伙计尝尝鲜，也好好把咱们茅坪的油桃宣传推广一下。"老顾客胡飞笑着说道。

据了解，张正友自2019年起便投身特色鲜果种植，陆续选育栽种了油桃、蟠桃、黄桃、白桃等多个优质品种，如今种植面积已达200余亩。他通过科学管护和品种搭配，实现果实错峰成熟，采摘周期可延续至11月中旬。同时，他还主动为周边40余户村民提供种苗和免费技术指导，带动群众抱团发展，共享产业红利。

"今天开园第一天，上午就接到200多斤的订单，还有老顾客订了6件高端果礼盒，开园就迎来开门红，我心里特别有底气！"张正友的话语里满是丰收的喜悦。

与此同时，村民史榆铭的120亩车厘子采摘园也迎来丰收季，一颗颗色泽红润、果肉厚实的车厘子挂满枝头，让人垂涎欲滴。受连续降雨影响，园内不少压弯枝头的果树都穿上了"雨衣"，即便地面依旧潮湿，也挡不住消费者前来尝鲜的热情。

"我们的车厘子主打现场采摘，基本不做外卖批发，过硬的品质和极佳的采摘体验，让园内鲜果总能被游客采摘一空。去年，每逢节假日，园区就格外火爆，最多一天接待游客上千人。"史榆铭介绍道。

除了油桃、车厘子，茅坪村还因地制宜，种植了草莓、葡萄、枇杷、西瓜等水果，以及油菜、油葵等观光农作物，精心打造"四季有果、全年可赏"的特色种植产业基地，不断丰富乡村产业业态，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去年，茅坪村被陕西省农业农村厅授予第一批"千万工程"示范村荣誉。如今，在此基础上打造的"茅坪岁月"已逐步发展为集乡愁体验、康养休闲、亲子采摘、农业观光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绝佳目的地，深度融入县城周边"15分钟旅游圈"。